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亚 玛 街

[俄] 亚历山大·库普林 / 著

九 州 出 版 社

世界禁书文库

亚 玛 街

原 著 [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翻 译 王彦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17 号

世界禁书文库 亚玛街

作 者:[俄]亚历山大·库普林

译 者:王彦林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4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250千

印张:12.5 印数:2 000册

版次:2000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元(全58册)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库普林(1870—1938),俄国作家。

由于作品中多含有揭示社会矛盾,抨击沙皇制度的地方,故遭流亡国外的厄运。其主要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玛街》、《士官生》、《决斗》;中篇小说《莫洛赫》、《奥列霞》;自传体、中篇小说《石榴右手镯》、《婚礼》、《马戏团里》、《沼泽》、《生命之问》;特写《塞瓦斯托波尔的事件》、《美好的南方》等。

第一部

1

远在修筑铁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伙马车夫住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远郊区，他们有的是官府包的，有的是拉散座的，干的都是祖祖辈辈都干过的营生。因此这片地方便叫做马车夫镇或者马车夫，或者干脆叫亚玛街。

后来，蒸汽机取代了兽力车，彪悍的马车夫们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以及如绿林好汉般行侠仗义的习气也慢慢地消失了。他们改换了行业，各奔东西自谋生路了。但多年以后，时至今日，亚玛街的名声仍然暧昧，城里人都把这条街看成寻欢作乐、打架斗殴、晚上不安宁的地方。

在脸蛋红扑扑的轻佻的士兵老婆和身子胖乎乎的眉毛黑漆漆的马车夫遗孀曾经偷偷卖白酒和自由爱情的昔日安乐窝的废墟上，经过上司核准、受到专门监督并遵守特别严格规

章的妓院，家家开张了。到了十九世纪末，两条亚玛街——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街道的这一侧和那一侧，妓院已经多得一家挨一家了。剩下的私人住宅不到五六家，但就连这几家住宅也改成饭馆、啤酒店和小铺子，专门做亚玛街妓院的生意。

三十多家妓院的生活方式和风气几乎相同，区别仅在于短暂爱情的价钱不同，因此一些外表上的特征也就不同。这些外表特征包括：女人长得是不是俊俏，服饰是否考究，房间是否豪华，家具是否阔绰。

最讲究的妓院是特雷佩尔妓院，大亚玛街左端的头一家。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妓院。现在的业主早已不姓特雷佩尔了。他是市议会的议员，还是参议会的成员。一座绿白色相间的二层楼，罗伯特风格的仿俄国式的俗气建筑。楼顶上镶着木马头、雕花门框、木公鸡和四周雕刻花纹的木浴巾。长条地毯铺在楼梯上；一具伸出双掌的熊标本醒目地立在前厅里，熊掌托着盛名片的木盘；舞厅里铺着镶花地板，窗户上挂着紫红色厚丝绒窗幔和绣花窗纱，沿墙摆着一排描金白靠椅和一面镶在镀金框子里的穿衣镜；客厅里陈设着沙发，缎面软凳，还铺设着地毯；卧室里挂着淡蓝色和粉红色的挂灯，床上堆着粗绸被褥和干净的枕头；居住在里面的女人穿着镶皮边的敞领舞服或者假面舞会的服装，打扮成骠骑兵、王公侍从、渔家女、女学生，她们大多数是德国人，来自波罗的海东岸，长得十分漂亮迷人；皮肤白白嫩嫩的，乳房丰满，身材修长。上特雷佩尔逛一次三卢布，宿一夜十卢布。

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和安娜·玛尔可夫娜开设的妓院，还有

老基铺妓院，三家都是两卢布妓院，陈设简陋一些，寒酸一些。大亚玛街上其他的妓院都是一卢布妓院，陈设更差了。至于士兵、小偷、手艺人以及其他下等人逛的妓院，花五十戈比或更少一点钱便能逛一次的地方，简直肮脏不堪，几乎没有陈设：地板是不平整的，而且上面的油漆一块块脱落，甚至翘了起来；窗户上挂着红布片；卧室是用顶不到天花板的薄板一间间隔成的，简直是马厩；在压实了的草垫上，乱抛着揉成一团的破烂发黑、污迹斑斑的床单和磨出许多窟窿的毛毯；屋里烟雾萦绕，还夹杂着酒气和人体排泄出的酸臭味；女人们穿着破烂的印花布衣裳或水手装，大多数说起话来要么是声音嘶哑要么是瓮声瓮气；有的鼻梁塌了，有的天真地用唾沫把红色的烟纸盒片粘在昨晚被打伤或抓伤的地方。

一年之中，每天晚上——除去复活节前一周最后的三天和圣母领报节的前夕，那时鸟儿不再筑巢，短发姑娘不再梳辫子——院子里天色一黑，挂在每家妓院帐篷似的雕花门楼上的灯便点燃了，街上就像过复活节似的：所有窗户都照得亮晃晃的，提琴和钢琴演奏出快乐活泼的乐曲，马车在大门口穿梭般的驶来驶去。所有妓院的大门都敞开着，从街上便能看见陡峭的楼梯和狭窄的走廊，多棱反光灯的白光，穿堂里画着瑞士风景画的绿墙。成百上千个男人沿着这些楼梯上上下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到这儿来的人真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淌着口水寻求人为刺激的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士官生和中学生——几乎还是孩子，长着一把胡子的一家之主，戴着金边眼镜的可敬的社会栋梁，新婚的丈夫，热恋中的未婚夫，名声远播的让人尊敬的教授，

小偷和杀人犯，自由主义的律师，社会道德的坚定维护者——教师，进步的作家——宣扬男女平等的激烈文章的作者，密探和奸细，逃亡的流放犯，军官和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雇佣的爱国主义者等等；他们有的羞羞答答，有的厚颜无耻，有的健壮，有的患病，有的还是童男子，有的是一身恶习的老色鬼；他们有的是眉清目秀的美男子，有的是被造化凶狠毁坏了的丑八怪，有的是聋子、哑巴、瞎子，有的皮肉松弛，有的口臭难闻，有的谢顶、哆嗦，有的身上爬满寄生虫——大肚子、长痔疮的老皮猴子。他们大摇大摆走进来，如同上饭馆或火车站一样随便。坐在那儿抽烟喝酒，拼命装得快活，跳舞时身体做出模仿性爱的恶心动作。挑选姑娘的时候，有时仔细端详，有时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可能遭到拒绝的。先迫不及待地匆匆忙忙地付钱，便上了还留有前一位身体热气的床，完成宇宙奥秘中最伟大壮丽的奥秘——创造新生命的奥秘。而女人们麻木地接待他们，如同机器一样，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做着已经做得非常熟练的职业动作，满足他们的欲望，以便在他们走后，就在这同一夜，马上用同样的微笑、同样的话和同样的动作去接第三个、第四个以至第十个客人，而那些客人往往就在大厅里排队等着呢。

整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天快亮的时候亚玛街渐渐安静下来，黎明是灿烂的，但这条宽阔无人的街道却沉入了梦乡。街道两旁大门紧闭，窗户上了不透气的护窗板。女人们一直睡到黄昏才起来，准备迎接又一个夜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在妓院闺房里过着离奇古怪

的生活，无休无止；她们被社会所遗弃，蒙受家庭的诅咒，成为城市淫欲的发泄器，家庭“名誉”的维护者——这四百个不能生育的愚蠢、懒惰、歇斯底里的女人。

2

下午两点钟。安娜·玛尔可夫娜的两卢布二等妓院沉入梦乡。长方形大厅也沉入了梦乡，在寂静与昏暗中显得沉思、严峻、古怪而哀伤，同其他时刻不同。大厅里有几面镶在镀金框里的穿衣镜，二十把长毛绒椅子沿墙整齐地排成一列，墙上挂着马柯夫斯基^①的石印油画《大贵族宴饮》和《沐浴》，天花板当中挂着一盏水晶玻璃枝形吊灯。同每天晚上一样，昨晚这里灯火辉煌，乐声震耳，蓝色烟雾在空中浮动，一对对男女在地板上飞舞，扭着屁股，高高扬起大腿。整条街道都被门楼上的红灯和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照得亮堂堂的，来来往往的客人和马车一直闹到天亮。

现在亚玛街空荡荡的，在夏天的阳光下得意洋洋地闪耀着。但大厅的帘幕都垂下来，因此里面显得昏暗，冷清，特

^① 费·叶·马柯夫斯基（1846—1920），俄国油画家，19世纪现实主义绘画中的风俗画大师。

别荒凉，就像白天的空剧场、练马场和法院的陪审厅。

黑钢琴的光滑琴板凹陷下去了，微微地闪着光，发黄的旧琴键年月已久，已经被手指敲打得豁裂开了，已微微地闪着光。隔夜令人窒息的空气还残存着昨天的气味：香水味、烟草味、不住人大房间的霉味，还有女人不健康和不清洁身体上的汗味，香粉味，硼酸肥皂味，昨晚打过的黄地板蜡味。今天是三一主日。按照从前的风俗，一大早，妓院女佣在她们小姐还在熟睡之际，上集市去买一车沼苔，把这些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的又粗又长的沼苔撒在各处：走廊里，客厅里，大厅里。然后把圣像前的灯都点上。按习惯，姑娘们自觉双手肮脏，不敢做这些事。

扫院子人砍了两捆白桦树枝，把俄国式建筑的雕花门楼装饰起来。这样，从街上便能看见所有妓院的台阶、栏杆和大门周围绿叶渐渐枯干的白色枝条。

整座楼里鸦雀无声，气氛沉闷。只听见准备午餐肉饼的剁肉声从厨房传来。一个叫柳芭卡的姑娘穿了件汗衫，露着两只胳膊，光脚跑进后院。她长着满脸雀斑，并不好看，但很结实，身体鲜嫩。昨晚她只有六个客人，没人过夜，因此独自一人在宽大的床上睡了一个好觉。她十点钟便早早起来，高高兴兴地帮厨娘擦厨房里的地板和桌子，现在她用肉筋和碎骨头喂一条用锁链锁住的叫爱神的大狗。大狗长着发亮的棕色长毛，嘴脸乌黑，一会儿伸出前爪向姑娘扑去，把锁链扯直，勒得它叫声都嘶哑了；一会儿激动得躬背摇尾，把头伏在地上，皱起鼻子，向她龇牙尖叫，兴奋得直打喷嚏。她用肉逗它，故意严厉地喊道：

“喂，你这蠢东西！我给你点厉害看！你敢咬我？”

狗的激动和爱抚，还有自己对狗拥有的短暂权力，都使她非常高兴。她心里高兴还因为一夜没男人打搅，睡了个好觉。还因为今天是童年模糊记忆中的三一主日，可以见到久违的阳光灿烂的白天。

过夜的人都走了。一天当中最安静的、能办点个人事的时刻开始了。

妓院的主人们在屋里喝咖啡。他们一共五个人。窑主叫安娜·玛尔可夫娜，妓院就是用她名字注册的。她快六十岁了，身材矮小，圆滚滚的。可以把她看成从下向上摞起来的三坨肉冻。大的、中的和小的，三坨挤在一块儿，中间不透缝，这便是她的裙子、躯干和脑袋。令人奇怪的是她的眼睛是那种不太明亮的淡蓝色，仿佛少女的眼睛，甚至孩子的眼睛，可嘴却是老人的嘴，紫红色潮湿的下嘴唇松弛地搭拉着。她的丈夫——伊萨·萨韦奇——是个小老头，满头银发。他性情温顺，不爱说话，怕老婆。安娜·玛尔可夫娜在这家妓院当领班的时候，他是看门的。他想使自己多少有点用处，便自学提琴，已学会能拉，现在每天晚上拉舞曲，有时还为喝醉酒想掉眼泪的商店掌柜拉送葬曲。

他下面是两个领班——大领班和小领班。大领班叫艾马·艾得华多夫娜。她身材高大，很胖，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四十六岁，肥下巴打了三道褶。眼睛周围有痔疮患者的黑圈。脸从脑门到腮帮上窄下宽，象只梨子，脸色发青，眼睛又小又黑，鹰钩鼻，嘴唇凶狠地向下撇着。脸总是沉着，仿佛想显示她的威风。一两年后，安娜·玛尔可夫娜退出时，

将把这所妓院连同所有的妓女和设备都卖给她，她付一部分现款，其余部分分期付票据。这在妓院中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所以姑娘们已经把她看做窑主了，对其十分惧怕。她亲手打犯过失的姑娘，打得狠毒，冷静，该打多少打多少，毫不改变脸上沉着表情。姑娘当中总有她一个宠儿，她用苛刻的爱情和荒唐的妒嫉折磨她。而这比挨她打更难受。

另一位领班叫左霞。她是刚从小姐当中爬上来的。姑娘们还不称呼她的名字和父称，只用又阿谀又狎昵的口吻管她叫“小领班”。她又干又瘦，从不喜欢安静一分钟，眼睛有点斜，脸蛋粉红，梳着羊羔头。她崇拜演员，特别是胖喜剧演员。她在艾马·艾得华多夫娜面前总装出一副谄媚讨好的样子。

最后是第五位——本地段警察分局局长科尔别什。他身体健壮，力气很大；他头有点秃，棕胡髭像把扇子，两只碧蓝眼睛暗淡无神，细嗓子沙哑，但听起来还悦耳。大家都知道他从前是侦缉队队员，并且力大无比，审讯起人来残酷得很，所以他的名字令小偷流氓不寒而栗。

他干过几件不光彩的事。全城人都知道他两年前娶了一位七十岁的阔老太太，去年把她掐死了。可他费尽心思总算使这件事摆平了。其余四位在他们所经历过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中也都干过黑心事。但这些人把自己所干的坏事只当成职业中的没法避免的小麻烦而已，就像决斗老手想起自己的牺牲对手时不会有丝毫良心不安一样。

四个人拌着煮开的鲜奶油喝咖啡，警察分局长拌法国甜酒喝。事实上他并没喝，不过装出一副赏脸的样子。

“福马·福米奇，事情怎么样了？”窑主讨好地问，“这件事对您肯定是小菜一碟……您只要一开口就行啦……”

科尔别什慢慢呷自己那杯甜酒，用舌头轻轻把粘在上颚上的辛辣甜酒揉散，不慌不忙就着咖啡咽下去，然后用左手无名指从右向左不停地抹髭须。

“您自己想想，绍伊别斯太太，”他望着桌子说，眯起眼睛摊开双手，“您想想我冒的风险会有多大！姑娘是被骗进这家……怎么说呢，说得文雅点，青楼的。现在家长报警察局寻人。真妙！她从这一家躲进另一家，从第五家躲进第十家……可线索仍然在您这儿，特别是，您想想，出在我这段上！我有什么办法？”

“科尔别什先生，可她已经成年了。”窑主说。

“她已经成年了，”伊萨·萨韦奇肯定道，“她立下字据，说她自愿……”

艾马·艾得华多夫娜用低音胸有成竹地说：

“真的，这儿待她像亲生女儿。”

“我说的可不是这些，”警察分局长懊恼地皱起眉头，“你们替我想想……这可是我的职务，天哪，烦心的事怎么这么多！”

窑主站起来，趿拉着便鞋向里屋走去，用一只浑浊的淡蓝眼睛无精打采地向警察分局长眨了眨眼。

“科尔别什先生，我请您看看我们的改建方案。我们想把房屋扩大一点。”

“噢！好的，好的……”

十分钟后两人回来了，谁也不看谁。一张一百卢布票子

在科尔别什衣袋里被擦得直响。警察分局长赶快把杯子里的甜酒喝完了，一边对眼下风气问题大发牢骚：

“就拿我上中学的儿子帕维尔来说吧。小杂种竟对我说：‘爸爸，同学都骂我，说你在亚玛街当警察，接受妓院的贿赂。’您说说，绍伊别斯太太，可气不可气？”

“哎呀呀！哪儿来的贿赂？我那女儿也……”

“我对他说：‘你去告诉你们校长，坏东西，以后谁也不许再说这种话，不然你爸爸把你们大家都告到省长那儿。’您猜怎么着？他回来对我说：‘我再也不是你儿子了，你另找一个吧。’什么话！我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简直太无法无天了！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了，瞧着吧，我还得再给他点颜色瞧瞧！”

“哎呀，您快别说了，”安娜·玛尔可夫娜叹气道，搭拉下紫红色的下嘴唇，浑浊的眼睛里洋溢着泪花。“我的别尔托奇卡，她在弗莱舍尔中学念书，我们特意把她寄托给城里一家体面人家。您知道，这儿总归有点不方便。她突然回来了，从学校里学来的那些话呀，我听了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千真万确，安诺奇卡^①连脖子根都红了。”伊萨·萨韦奇帮腔道。

“是该脸红！您还是给小姐们准备早餐吧，对，对，对，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老天爷，你们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倒要问问您，这些革命党，各式各样的大学生们，或者……还有别的人，想干什么？他们只能怪自己。哪

① 即安娜·玛尔可夫娜·绍伊别斯，安诺奇卡为安娜爱称。

儿都是放荡，道德堕落，不孝敬父母！真该把他们统统枪毙。”

“前天我们这儿就出了一件事，”左霞连忙插嘴道，“来了位客人，是个胖子……”

“别伸脖子，”艾马·艾得华多夫娜用妓院行话严厉打断她，她自己正恭敬地听警察分局长说话，一面点着歪向一边的头，“您还是给小姐们准备早餐吧。”

“没有人靠得住，”窑主抱怨道，“佣人们都是骗子，没有一个好人，姑娘们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情人。光图自己快活，可就不想想自己的责任。”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有点尴尬。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嗓音又尖又细，在门口喊道。“小领班，收钱吧。给我几个筹码，彼佳走啦。”

警察分局长站起来，挂正军刀。

“到了办公的时候了，我该走了。再见，安娜·玛尔可夫娜。再见，伊萨·萨韦奇。”

“再喝上一小杯再走怎么样。”眼睛瞎乎乎的伊萨·萨韦奇说，身子一直探到桌子上。

“不啦，多谢。满到嗓子眼啦。我荣幸地告辞！”

“多谢您的光临。有空常来。”

“一定会的！再见！”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

“我还要提醒您一下，这个姑娘的问题还是尽早解决为好。当然，这是您的事，我不过作为熟人提醒一声罢了。”

他走了。等他下楼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大门发出砰的一

声带门声，艾马·艾得华多夫娜哼哼鼻子轻蔑地说：

“臭巡警！两头都想捞钱……”

然后，她们一个个鱼贯而行，走出客厅。楼里一片昏暗。半枯干的沼苔发出一阵阵幽香。周围一片寂静。